



蒙古族及呼伦贝尔诸民族 族源关系研究

汪立珍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57891

K281.2
47

蒙古族及呼伦贝尔诸民族 族源关系研究

汪立珍 主编



北航

C17425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281.2
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族及呼伦贝尔诸民族族源关系研究 / 汪立珍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161 - 4446 - 6

I. ①蒙… II. ①汪… III. ①蒙古族—族源—呼伦贝尔市—文集
IV. ①K28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593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428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首届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陈奎元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高华 林 幹 徐光冀 曹永年 蔡美彪

总 编 王 巍 孟松林

副 总 编 刘国祥 白劲松

编辑委员会专家组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方	王 志	王林旭	乌 兰	乌恩奇
巴拉吉尼玛		巴树桓	邓 聪	厉 声
田广林	白丽民	朱 泓	乔 吉	刘正寅
刘珍明	齐木德道尔吉		齐东方	安泳鐸
何天明	李延祥	李 敏	杨子萍	汪立珍
沈睿文	长久和	张继霞	陈永志	青格力
林梅村	周力平	宝音德力根		赵志军
袁 靖	夏正楷	倪润安	殷焕良	曹建恩
常 海	塔 拉	朝 克	魏 坚	

前 言

《蒙古族及呼伦贝尔诸民族族源关系研究》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蒙古帝陵综合研究”首届学术研讨会“口头传统视域下的蒙古族及呼伦贝尔诸民族族源关系研究”学术论文集。该学术讨论会于2013年6月22日至23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召开。

蒙古族源及元朝帝陵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综合性研究课题。国内外学者先后利用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文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系统地梳理蒙古族族源问题，得出了匈奴说、突厥说、吐蕃说、东胡说、东夷说等十余种结论。可见，蒙古族族源问题同我国北方各民族，尤其是呼伦贝尔诸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多年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从神话学、传说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角度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蒙古族与呼伦贝尔民族族源关系的论证，至今还没有见到。

近年，我国口头传统研究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神话传说等口头传统研究成果深入考古学、心理学、民族学等诸多研究领域，赢得国家话语的关注。口头传统早于书面书写几千年，每个民族口头讲述的神话传说等内容保留了一个民族历史、宗教等重要的文化核心内容，至今保留在各民族民众的深层记忆和文化血脉中。但是，在我们的研究视阈里，口头传统往往被忽视或者边缘化。对于蒙古族与呼伦贝尔民族族源问题研究，从口头传统的角度深入挖掘将有利于进一步揭示该问题的本质。蒙古族与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呼伦贝尔民族历史渊源关系十分密切，而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呼伦贝尔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有关他们的历史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历史资料大量保存在民间叙事中。蒙古族发源于呼伦贝尔草原上源源流淌的额尔古纳河畔，额尔

古纳河承载着蒙古族以及这条河流上生生不息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他们在民族起源与文明建构上的天然联系不容我们忽视。特别是，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有语言无文字，从这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来讲，有关本民族历史重大事项或者周边民族的秘史无可避免地保存在神话、传说、史诗等他们特有的思想体系与叙事话语里。要想认识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的真正历史，要想了解蒙古族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不能抛开他们世代传承的口头传统。因此说，本论文集的出版对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课题的开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学术价值和推动作用。

本论文集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考古所、民族文学所，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呼伦贝尔学院等科研院所及大学著名专家学者、博士、硕士撰写的38篇学术论文。本论文集38篇学术论文分别从民间文艺学、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元学科角度，运用神话学、母题学、比较研究等国内外研究方法和理论，把“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研究”放在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呼伦贝尔土著民族这样一个综合民族文化体系里进行研究，没有局限在蒙古族单一族群里就问题研究问题，而是从局内和局外两个层面，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系统研究“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这一民族起源与迁徙等重大历史问题。

本论文集的创新点和学术价值在于，突破以往仅以蒙古族为单一研究对象的思维范式，从蒙古族以及呼伦贝尔地域上各土著民族的神话、传说、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领域入手研究蒙古族源和元朝帝陵文化，通过解读与蒙古族紧密相关的呼伦贝尔土著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语言等多元学科内容，从关联与局外的角度揭示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这一神秘而伟大的世界文化。

本论文集通过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论证，提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与蒙古族源及元朝帝陵具有重要关联，而关于蒙古族及呼伦贝尔各民族口头传统在蒙古族源与帝陵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为此本项课题的确立和本论文集的出版将推动国际蒙古族源研究走向新的学术台阶，揭开尘封多年的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文化的内核。

这种研究理念和思维，使得本论文集研究成果超越以往“蒙古族源

与元朝帝陵研究”学界固有的常规研究套路，从跨学科、跨民族的切入点，对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综合研究，从而为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关注已久、悬而未决的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打开新的学术天地，为建立中国特有的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学术体系奠定学术理论基础。

呼伦贝尔这一辽阔的土地和族群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天然的养料。呼伦贝尔集草原、森林、河流多种地势为一体，是我国历史上幽静而厚重的神奇土地。这片土地地处我国边缘地带，看似幽静而淡定，然而历史上这片土地上的辽阔草原、茂密森林、奔涌江河养育了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横跨世界欧亚大陆的英雄族群，孕育了中华文化绵延不息的血脉。如今，这片土地静默而优雅的矗立在我国东北一隅，伟岸而神秘，蕴涵着许多我国北方民族的文化密码，有待我们去阐释和探索。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对蒙古族源研究项目予以高度重视。他指出，“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非常重要，在蒙古族源研究方面取得学术突破的同时，做好呼伦贝尔的历史文化宣传工作，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呼伦贝尔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摇篮和中国历史上幽静的后院的重要地位。

本论文集的诸多论文主旨不谋而合地体现了陈奎元先生的思想，揭开了呼伦贝尔诸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神话传说史诗等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学术地位，这些论文对于探索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研究这一举世瞩目的世界性谜题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参考价值。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编 历史文化篇

蒙古族源相关记载辨析	乌 兰(3)
从历史学的视野探究蒙古族文化之变迁原因及特点	巴·孟和(13)
蒙古族起源及兴起中的萨满教影响	李·蒙赫达赉(26)
东亚文化中的蒙古式狩猎传统	易 华(48)
蒙古人与鄂温克人的关系	卡丽娜(69)
蒙古族源研究范式发微	李 飞(77)
鄂温克族崇火习俗及其禁忌主题	
——兼论蒙古族崇火习俗	娜 敏(83)
呼伦贝尔通古斯鄂温克萨满神服与神器及其象征	
意义探析	呼格吉乐玛(91)
呼伦贝尔蒙古族仪式中的羊骨文化	
——以内蒙古陈巴尔虎旗为个案	塔米尔(98)
呼伦贝尔驯鹿民俗文化的传统与现在	龚 宇(118)
彝族族源北来说探析	吉差小明(125)
彝族祭祀神职人员:毕摩	
——兼与北方萨满比较	罗阿牛(143)

第二编 文学篇

蒙古、突厥语民族族源传说比较凡说	满都呼(155)
罗布桑楚勒图木及其《诗镜论》释文探究	王满特嘎(167)
口头传统与蒙古族族源研究探析	汪立珍(176)

释迦牟尼、提婆达多与格斯尔、晁同

- 佛经故事对《格斯尔》人物体系的影响 斯钦巴图(186)
- 通古斯诸民族动物报恩故事中的蒙古族文化因子 陈 曲(196)
- 蒙古族族源传说与满族族源传说的生态意识探究
- 以蒙古族天鹅型传说与满族三仙女传说为例 周伟伟(207)
- 呼伦贝尔鄂温克民间传说中的族源地与民族迁徙 宋 晗(214)
- 呼伦贝尔鄂伦春族族源神话初探 张文静(222)
- 蒙古族天鹅仙女型神话与满族三仙女神话比较研究 赵 楠(236)
- 锡伯族民间传说中的族源探析:嘎仙洞与拓跋鲜卑后裔 王 平(248)
- 呼伦贝尔鄂伦春族的地方风物传说 关红英(260)
- 达斡尔神话传说中的族源地和迁徙路线探究 伊兰琪(267)
- 黑龙江杜尔伯特与内蒙古布里亚特、巴尔虎蒙古族族源
- 神话比较研究 杨佳蓉(276)
- 蒙古族神话传说中的成吉思汗 牟志秀(285)
- 蒙古族源流研究简述 孙佳彤(300)
- 蒙古族族源探究
- 以图腾说、天命说、树祖说为例 王泳键(304)
- 鄂温克族起源神话中的族群精神 杨 迪(311)

第三编 语言篇

论蒙古语、达斡尔语、鄂温克语及鄂伦春语对

- “马”的共同称谓 朝 克(323)
- 蒙古语言文化源流及其变迁 曹道巴特尔(335)
- 呼伦贝尔阿尔泰语系部族语言与原蒙古语圆
- 唇元音 白音门德 娜仁托娅(346)
- 语言接触中的母语意识与母语传承 照日格图(351)
- 简述呼伦贝尔布里亚特蒙古语语音与形态结构特征 希德夫(356)
- 满语借词在达斡尔族语言词汇中所占比重问题初探 玉 山(367)
- 试论蒙古语敬语及其渊源 哈申格日乐(371)
- 关于呼伦贝尔通古斯鄂温克语与蒙古语的名词共有词 多丽梅(376)
- 论蒙语和满语词源关系的有关共有名词 卡 佳(387)
- 后记 (395)

第一编 历史文化篇

蒙古族源相关记载辨析

乌 兰

蒙古族族源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曾形成过几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有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等。

研究历史，首先离不开史料。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即文献，而文献包括文字资料（文）和言论资料（献）。现今所说汉文文献，一般偏重于“文”，尤其偏重于古代的“文”。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还涉及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献，其古代意义上的“文”和“献”的特征都比较明显。就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来说，文献相对丰富、特征多样。不仅有汉文、蒙古文、波斯文的史料可资直接利用，还有突厥文的史料可以间接使用。不仅有根据口传资料记载下来的早期说法，也有后期人为的刻意改造。对于这些文献资料，都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加以科学的分析，理清其实质，进而合理地应用到研究当中。

除了文献资料，历史研究还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亦邻真先生指出：“识辨族源是带有综合性的研究，除了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记载之外，还常常需要借助于语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手段，在缺少文献根据的时候，这些手段尤其显得重要。”^①

历史研究还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亦邻真先生发表于1979年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手段，从文献资料的搜集、辨析入手，进而展开科学的论证，系统深入地探讨了蒙古族族源问题，得出了合理的结论，确立了东胡说，堪称研究古代民族族源的成功典范。该文对进一步多方面展开蒙古族族源的研究具有指导性意

^①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544页。

义和普遍的参考借鉴意义。

蒙古族族源问题同中国北方诸民族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蒙古高原诸族历史研究的成果,可以获得对蒙古族族源的总体把握,即蒙古地区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从匈奴以来,大大小小的民族和部落出没在这个广阔的高原地带,兴衰频繁。13世纪以后,在蒙古地区形成了具有语言、地域和文化的共同性,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蒙古族。蒙古族继承了我国北方各民族长期分化和融合的历史,把各式各样的部落和民族融成一个民族。^①

匈奴的活动地域原在蒙古高原南部(漠南),后来又占有北部(漠北)。匈奴与蒙古之间的关系,根据史料记载可以归纳为:匈奴除了南进和西迁外,一部分人留在蒙古高原,同化在其他的民族和部落中,这些人的后裔在13世纪以后成了蒙古族的成员。二者之间是一种间接的继承关系。留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主要并入了鲜卑人当中。

与匈奴同时见于史乘的有“东胡”。东胡人就是后来的鲜卑人和乌桓(丸)人。^②东胡及其后裔的居地,大体上就是内蒙古的东部地区。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和他们的后裔——鲜卑人,后来的契丹人、室韦—达怛人为主体的,语言相同或相近,地域相连,风俗习惯也相似的各个部落的居住地,可以称作“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③。

鲜卑属东胡系,是一个复杂的民族学集团。^④其中曾于4世纪后半叶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因同样起源于呼伦贝尔高原,而与蒙古人的渊源关系更为直接。鲜卑各方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这些语言与蒙古语有着共同的祖源。留居故地的鲜卑后称“室韦”。在拓跋鲜卑迁进

①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544页。

②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索隐》载:“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85页。《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2页。

③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556页。

④ 慕容鲜卑(西晋时分出吐谷浑部)、段氏鲜卑是道地的东胡后裔;宇文鲜卑是阴山匈奴人的后裔;拓跋鲜卑源出东胡,最初活动在呼伦贝尔高原,经过长期的辗转迁徙,来到内蒙古土默川平原(258年进入盛乐),后来统一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民族学构成逐步复杂化)。

内蒙古西部和内地以后,北魏时期在东胡故地居住的主要有契丹人和室韦人。^①契丹人居住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室韦人居住在呼伦贝尔高原,散布于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沿岸,由不同的部落分支组成。主要的部落成分又被称为“达怛(鞑靼)”^②,由于室韦、达怛二名经常互换使用,因此可以称他们为“室韦—达怛”。这些人应该被视为“原蒙古人”,而呼伦贝尔高原就是原蒙古人的故乡。

蒙古高原自汉代以后还曾出现不少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民族,包括坚昆(后译黠戛斯、乞儿吉思、吉尔吉思、柯尔克孜等)、丁令(敕勒、铁勒);北魏时期(386—534)柔然汗国内的大多数臣民;6世纪中叶(552)推翻柔然汗庭建立突厥汗国的青突厥人;8世纪中叶(745)推翻突厥汗庭建立回鹘汗国的回鹘人等。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漠北以及漠南的中西部。到突厥和回鹘统治时期(552—840),其贵族首领都力图加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契丹人和室韦—达怛人的统治,在其地驻有官员并有少量移民。突厥、回鹘势力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那里的人们打开了通向大漠南北的门户,而室韦—达怛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进入蒙古高原,吸收土著的突厥铁勒人口,使其民族学面貌发生了变化。

这些民族和部落的发展史,都客观上直接或间接为后来蒙古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铺平了道路。

结合唐代以来汉文史籍、突厥文碑铭文献、元朝时期蒙古文文献以及波斯文文献的记载,可以相当清晰地勾勒出古代蒙古人发展的轨迹。

到8世纪,室韦—达怛人已经发展到了大约30个部落,因此又被称为“三十姓鞑靼”^③。当时这些部落主要分布在洮儿河流域以北直至石勒喀河流域广阔区域内。关于蒙古人最早最直接的记载即《旧唐书》所述“蒙兀室韦”,谓:“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

① 《隋书》卷八四《室韦传》载:“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82页。

② 鞑靼、达怛等,均为Tatar的音译,Tatar是原蒙古人诸分支之一,活动在呼伦湖以西的草原上。因势力强盛而被突厥人用作所有室韦部落的泛称。

③ 《阙特勤碑》,东面第4行,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通典》、《旧唐书》等汉文史料所记室韦诸部落的名称共约20个。

东经蒙兀室韦之北。”^①而《新唐书》说俱轮泊“四面皆室韦”^②。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俱轮泊即今呼伦湖，蒙兀室韦即室韦诸部之一，亦即30姓靺鞨之一，属原蒙古人，还活动在呼伦贝尔高原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这就是蒙古族的雏形。

9世纪前后，漠南阴山南北出现了室韦—达怛人，漠北也迁进了不少室韦—达怛部落。辽金时代，蒙古高原诸部已经是以原蒙古人为主，被契丹人和女真人泛称为“阻卜”、“阻鞑”^③。当时蒙古高原较大的出自原蒙古人的部落有札剌亦儿、塔塔儿、篾儿乞、八儿忽、外刺等等。蒙兀室韦人大约在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以后进入外蒙古高原。

现存蒙古人自己最早的史书《元朝秘史》，原文为畏吾体蒙古文，本为蒙元宫廷秘籍脱卜赤颜最初的部分，始完成于13世纪前半期。书中开篇即讲成吉思汗先祖的由来，谓：Činggis qahan- (n) u huja'ur de'ere tenggeri-e Če jaya'atu töregsen Börte Činoaju'u. Gergei inu Qo'ai maral aji'ai. Tenggis ketüljü irebe. Onan müren- (n) ü teri'ün-e Burqan qaldun- (n) a nuntuqlaju ……（成吉思汗合罕的根源，是应上天之命而出生的孛儿帖·赤那。其妻是豁埃马阑勒。〔他们〕渡过大湖而来。在斡难河源头的孛儿罕山扎下营盘……）^④接着记述了从孛儿帖·赤那至成吉思汗共23代的世系。^⑤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获取的信息有：蒙古汗国创建者成吉思汗的先祖可上数22代，最早追溯到孛儿帖·赤那。孛儿帖·赤那与妻子豁埃马阑勒曾从其他地方迁徙到漠北斡难河（今作鄂嫩河）源头孛儿罕山（今肯特山）之地居住，途中渡过了一个大的湖泊。

14世纪初完成于蒙古伊利汗国的波斯文史书《史集》，记载了关于包括孛儿帖·赤那与妻子豁埃马阑勒在内的蒙古人冲出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地，奔向草原的传说故事，说道：“古代称为蒙古的部落被另一些部落打败，遭到屠杀，只剩下两男两女两家人，他们逃到群山和森林环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北狄传·室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8页。

②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靺鞨州》载：“俱轮泊，泊之四面皆室韦。”

③ 即“革+業”，实为一个字，偏旁是“革”，后半部分是“業”。

④ 明初汉译本总译为：“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孛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元朝秘史》第1节，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⑤ 《元朝秘史》第1—60节，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

绕、人迹罕至的额儿古涅一昆，在那里生息繁衍，逐渐发展出很多分支，后来那些人熔铁化山，走出山林，全体迁徙到草原上。”^①又说：“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是从逃到额儿古涅一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产生的，那两个人的后代中有一个名叫孛儿帖·赤那的异密，其长妻名叫豁埃·马阑勒。”^②还记述了从孛儿帖·赤那至成吉思汗共19代的世系。^③

《史集》的相关信息无疑来自蒙古人方面，可以补充《元朝秘史》的内容有：古代蒙古部落的先人曾在额儿古涅一昆即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林地带生活，后因人口繁衍，遂离开山林迁往草原，其中包括孛儿帖·赤那与妻子豁埃·马阑勒。

从额尔古纳河东岸到外蒙古高原的肯特山一带，迁徙的方向是由东而西，途中路过的大湖只能是呼伦湖。

结合《元朝秘史》、《史集》的记载，就是说，蒙古人的先民原来生活在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东岸的山林里，后来相继走出这片山林，迁徙散布到蒙古高原，其中孛儿帖·赤那一支渡过呼伦湖，来到鄂嫩河源头的肯特山一带的草原上生息繁衍，而孛儿帖·赤那成为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始祖。再加上联系汉文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进一步确认元朝时期的蒙古人出自唐代的蒙兀室韦。

《元朝秘史》、《史集》有关成吉思汗家族系谱的记载略有不同，世代多寡不一。综合起来看，从成吉思汗上至孛儿帖·赤那期间的时间跨度估计应该在300年左右。从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上溯300年，约在9世纪中叶。这基本与蒙兀室韦人大约在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以后迁入外蒙古高原的推测相吻合。

出自草原方面的说法与汉文史籍的记载相合，说明早期史书有关蒙古人起源所述内容基本真实、可信。

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应当对文献中不能直接用作信史的内容予以充分注意。文献中出现这类现象，大多与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历史观的形成及变化、修史意识及技巧的成熟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目前来说，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情况尤其如此。在文字产生之前，人

① 《史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卷第1分册，第251—252页。

② 《史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6页。

③ 同上书，第6—80页。

们由于无法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只能靠口耳相传，这样的历史叫作传说历史或叫作历史的传说阶段。其中神话和长篇史诗较为常见。进入阶级社会，又产生了长篇叙事诗。长篇史诗、长篇叙事诗，是逐步接近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民族都先后经历过这一阶段。有关部落、民族起源的记载多来自古老的口头传说，同时多带有图腾的印记。而为了维护统治家族及其阶级的利益，人们往往不惜篡改历史，这就使得后人难以直接了解历史真相。对于这种情况，只能在细致辨析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研究去伪存真。

在《元朝秘史》、《史集》有关成吉思汗家族系谱的记载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一方面，两书都把孛儿帖·赤那记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始祖，说他携妻子迁来鄂嫩河源头之地驻营生活，另一方面，《元朝秘史》说孛儿帖·赤那是“应天命而生的”，《史集》却说他是出自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乞牙惕氏的首领。应天命而生的说法，只能是一种托词，并不能说明他的真实来源。对于《史集》的说法，《元朝秘史》的一处记载使人产生了怀疑，该书在讲述到孛儿帖·赤那的9世孙孛儿只吉歹蔑而干时，提到他的妻子称“忙豁勒真豁阿”（Mongqoljin qo'a）。^①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如果说孛儿帖·赤那来自额尔古纳河流域，那他就是出自蒙兀室韦的人，应该有蒙兀或蒙古之姓，而他9世孙媳的称呼中见有Mongqoljin一词，事情就变得微妙起来了。Mongqoljin一词，由姓氏名Mongqol（蒙古）缀加女性姓氏词尾jin（名词复数词尾d+生格附加成分in=din~jin）构成，表明拥有这一称呼的女性出自蒙古部落，即她的父姓是蒙古。亦邻真先生曾指出：“假如这个忙豁勒真豁阿实有其人，那么，依照族外婚惯例，孛儿只吉歹蔑而干决不可能与本族人通婚，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十四代祖还不属于名为蒙古的氏族或部落。”^②按照古代蒙古人族外婚的习俗，同一姓氏或氏族的男女是不能通婚的。既然女方姓蒙古，男方的孛儿只吉歹蔑而干就不可能保有蒙古之姓，他的男性祖先孛儿帖·赤那自然也就无姓蒙古之理。再者，古代蒙古社会中常见通婚氏族存在的现象，即两个氏族长期保持互相嫁娶关系的状况。照此推想，蒙古和孛儿帖·赤那所属的氏族很可能就是一对通婚氏

① 《元朝秘史》第3节，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

② 见《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391页。